

林辰著

明末清初小說述錄

李一氓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三

第二十一回

吳月娘婦雪烹茶

應伯爵替花

林辰著 脉脉傷心只自言

好姻緣化惡姻

明末

初

小說

述

錄

回頭恨罵章臺柳

服面羞看玉井蓮

誰人爲拍花兒

一洗前非共往還

話說西門慶從院中歸家已一更天氣到家門首小廝叫開門下馬踏着那亂瓊碎玉到於後邊儀門首只見儀門半掩半開院內悄無人聲西門慶口中不言心內暗道此必有蹊蹺潛身立於儀門內扒壁前悄悄試聽觀只見小玉出來

封面题字：李一氓

装帧设计：李勤学

明末清初小说述录

林 辰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390,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 1/2 插页：2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特约编辑：于植元 朱眉叔 责任编辑：杨爱群

ISBN 7-5313-0109-1/I·102 定价：3.95 元

自 叙

原想把编书写书的甘辛诉说一番。

可是，提起笔来便撞翻了五味瓶，品不出是什么滋味；只觉得如咽如噎，又有话难说了。想来想去，唯有一句话是必须告诉读者的：“这部《明末清初小说述录》并未达到值得李一氓同志为之题签的水平。”

然而，书名已经堂堂正正地印在书上了，不能说无因无由——这就是曾在学术界流传过的一段往事。

那是在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五日。正当我为刚刚诞生便将夭折的《明末清初小说选刊》奔走呼救的紧要关头，李一氓同志为此事亲自召集了会议，决定把《明末清初小说选刊》纳入即将报请国务院批准的《一九八二——一九九〇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从此，春风文艺出版社得以顺利地出版一批孤本、善本明末清初小说，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日，李一氓同志在《三论古籍和古籍整理》一文中指出：《明末清初小说选刊》“对研究清代小说史和社会思想史，有很大的用处。”这不仅仅是对于一套丛书的评价，其对学术研究的指导意义尤为深远。因之，一九八四年六月在大连召开的第二次明清小说座谈会上，曾就李一氓同志的这个意见，讨论了如何从小说史的、社会思想史的、民俗学的、语言文字学的多角度、多学科、大范围地研究明清小说的问题，为开展明清小说的研究工作，指出了更为广阔的道路。

李一氓同志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第一步是整理出版，第二步是研究。”这个讲话，使春风文艺出版社深受启示，在古籍整理、编辑出版、学术研究三位一体化方面作了一系列的实际工作，开创了出版社主动作用于学术活动的先例——在出版《明末清初小说选刊》的同时，每年召开一次明清小说座谈会，创办了《明清小说论丛》以开闢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就这样，一个学术研究的新领域，在短短的五、六年间被开拓出来了。

回想往事，《明末清初小说选刊》恰似一叶孤舟，被卷入涡旋着的激流时，吹来了一阵顺风；溯本求源，没有《明末清初小说选刊》的编辑出版，也绝无此书之撰作。

勿须多作解释，即此可知，请李老之为此书题签者，盖因理也，情也，缘也。清初著名小说家天花藏主人说：“缘者，天漠然而付，人漠然而受者也。”其斯之谓欤！

我是个编书匠，不是什么著述家。当编辑讲究关心书的命运，为使自己所编之书收到预期的社会效果，不能不写点抛砖引玉的文章。日积月累，辑成此书；与其说这部书是写出来的，勿宁说是逼出来的。所以，我在东北三省古代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说：“我不是来作学术报告，而是来作宣传明末清初小说的广告。”这句话，现在还适用，但须略作补充。六年来我虽然写过三十多篇论文，合起来只是一个意思，向学术界报告一则消息：明末清初小说是一个值得开采的矿藏——呐喊几声，呼唤伙伴们；而我在这本书里所奉献给大家的，只是些未经加工的矿石；化验、开采、冶炼则寄望于方家。

所以，如果本书中的述录，一旦被有识之士部分地甚至是全部地否定了，那定是在明末清初小说这一矿藏里挖到了真金。那时，作者将以报矿者的喜悦，笑看这一矿藏之被开采。深信这是

理所当然的。任何一部学术著作，只能有两种作用：或以其正确而给人以启示；或以其谬误而引起讨论。无论本书可能属于前者或是属于后者，都将有益于对明末清初小说的研究。惟此而已。

最后还须说明：在编书撰文过程中，曾得到大连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大力协助，提供了借阅和复印的方便；脱稿前，杨力生、苗壮、王顺来、弥松颐、杜维沫等同志多予指导，刮污磨垢，增益良多；美国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吴文津馆长、美国维斯廉大学魏爱莲教授、法国远东学院陈庆浩教授、日本放送大学大塚秀高教授，都曾协助提供了几部孤本小说的复印本；伍杰、石峰、沈锡麟、王树芬同志殷切关注着明清小说和本书的出版；杨爱群同志协助做了许多具体的工作；既蒙于植元教授、朱眉叔教授出任特邀编辑，赖以审定；又承李老为之题签，藉以增辉。

谨此，一并致以谢忱。

林 辰

一九八七年七月四日

于沈阳滴水斋中

序

明末清初，是我国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作品之多，前所未有。但，或遭禁绝，或深藏秘阁，或流落海外，传于世、公之众而为学界得以用者，寥若晨星，致使研究者难为无米之炊，在文学史或小说史的编写中，只能敷衍片言只语。林辰同志敏锐地发现这一问题，首倡整理出版《明末清初小说选刊》，并已校点出版了孤本、善本、稀见本小说六十余种；不仅为古籍整理出版填补了空白，向学术界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资料，更为就明末清初小说开展文学、语言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

伴随着《明末清初小说选刊》的问世，势所必然地要出现一系列值得探讨的新问题。有鉴及此，林辰同志创办了国内第一个专门研究明清小说的刊物《明清小说论丛》，为百家争鸣提供了园地；又组织了多次明清小说座谈会，邀请国内外学者参加讨论，探研了很多有价值的学术问题。这一既出作品、出研究专刊，又召开学术会议“配套工程”，对促进学术交流与繁荣，做出了显著的贡献；这种编辑工作上的创造性，在出版界也是不多见的。

《明末清初小说述录》的出版，反映了林辰同志在整理古籍和促进学术繁荣的劳绩和贡献。

作为编辑的林辰，他的成就并不限于编辑工作，在编辑《选刊》、《论丛》、组织学术讨论的同时，夙兴夜寐，不断积累大

量有关明清小说的资料，探索中国小说史上的新课题，积极参加学术争辩，先后发表三十多篇有见地的文章。唯其如此，才有这部《明末清初小说述录》的出版；也正是因此，在国家出版局编辑出版的《出版工作》上发表了该刊记者的专论，把林辰同志的编辑学者化事迹赞之为“一个有意义的动向。”（《出版工作》1986年第8期）

作为学者的林辰，在治学上尤有其可贵之处。其一，善于发现不为人所注意的问题，及时提供学术界研究，也作为自己钻研的课题；其二，不落窠臼，独辟蹊径，走自己的路。显然，这种治学精神是从事创造性精神生产者所必备的。在《明末清初小说述录》中，不难发现这种精神的充分体现。

我们相信，这部著作出版后，对推进明清小说研究，活跃学术气氛，引导读者进一步认识和重视明末清初这一阶段的小说和小说史，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至于某些学术性的问题，可能有不同的见解，但那是见仁见智的事，不妨付诸讨论，在这里则不拟赘述。

朱履叔

1987.6.20

在林辰同志的《明末清初小说述录》即将问世之际，我想借此机会说几句题外话。

林辰是在知命之年才从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角落里重新回到他一别二十余年的编辑岗位上来的。这是个勤奋而勇于进取的人，且禀性难移，在恢复工作伊始，他竟然去触动才子佳人小说的封条，从这里入手，开拓明末清初小说这一学术领域。将近十年来，他为此的奔波、筹划、焦灼、愠怒、沉默、喜悦往往交互出

现，而作为他的思想与性格中的基调，则始终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奋进精神。这些，眉叔和我，可以说是亲临其境的目击者。

作为一名编辑，他的毅力，他的识见，已经随着他所主编的几套丛书而名扬中外；作为一名学者，他的刻苦治学又别具自己的风格——透过编辑工作滤过出的学术上的体会，是来自编书与治学两个方面的心血结晶。这就与单一的学术研究自有不同。所以，这部《明末清初小说述录》，应与《明末清初小说选刊》、《明清小说论丛》视为鼎足而三的姊妹篇，把这三者相互参证，便可以看出将近十年来关于明末清初小说的整理出版与学术研究活动的脉络，从而收到相辅相成之效。就这一专著的成书因由而言，其意义至少是如此的。

万事开头难。首倡对明末清初小说进行专题性的系统研究，确也并非易事。这一时期的小说，其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难以和前此的“四大奇书”以及后此的《红楼梦》相比并。首倡研究之难，也正在这里。然而，明末清初小说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也确曾有着不容否定的历史作用。从我国古代史上看，改朝换代可以一刀切，而社会文化思想和文学创作却难以如此划整，往往有一个跨朝代的过渡阶段。这情景和司马迁概括特定历史年代的那个“秦楚之际”的史学术语有些相似，明清之际也正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从“四大奇书”到《红楼梦》，这期间不会、也不曾是古代小说创作中的空白时期。大量的明末清初小说的问世，从社会意义上看，它反映了那一历史时期的现实；从小说发展史上看，则是有意无意地承担着承上传统启下新风的使命，为后起的名著铺平了道路。对此，现在的学术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在十年前，认识到明末清初小说的重要作用，并主动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去进行开拓，这无论对于一家出

报社或是出版社的编辑们，实是难能可贵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春风文艺出版社的贡献和林辰同志的成就是交融在一起的。

正是有感于此，1985年我曾特邀黎生先生撰写了一篇评介林辰及其学术论著的专文，题为《开拓小说研究新领域的信息》，发表于《大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一期。在黎生先生的文章前面，我曾加了一段按语，着重说明林辰同志的编辑业绩，却未涉及他的学术见解。其实，他的学术研究成果更值得学界注意。比如，他提出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三大主流”说、“两种创作力量”说、“四个历史时期”说，等等，皆在一定的史料基础上详加分析，从而提出自己的见解，有所创新，而无苟异。如将这三说互参，可以窥视古代小说宏观上的轮廓；分而考察，则是对古代小说作品、作家和发展阶段史的综合探讨。此外，林辰又对古代小说研究中聚讼纷纭的某些课题，予以新的考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依据。如对才子佳人小说的重新评估；对五色石主人、天花藏主人、烟水散人等小说作家的新论，皆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一家言。对于续书和古代小说理论的论述，是林辰的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虽尚未展开，但已从宏观上提出来了。他认为，续书是中国小说发展史独有的而在西方小说史上少见的文学现象，值得研究；从小说理论体系建设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理论。黎生先生的评介文章说：“学术界同人认为，林辰的论文资料新、问题新、立论新，富有开拓性。”我以为还有另一个特点：信息量大。他在编书看稿中的所见所思，因忙于编务，没有时间作深入地钻研，只随手草成短文，提出了很多值得进行研究的课题。这于本书下编《书录》的“简要评述”中，所在多有。也正是因此，作者有意存疑，在本书中还保留了一些自相矛盾的意见。作者在自叙里说：“我在这本书里所奉献给大家的，只是

些未经加工的矿石；化验、开采、冶炼则寄望于方家。”这话，不完全是自谦，却恰是当编辑者的胸怀——用他自己的话说：“大家都研究起来，我们编书就有米下锅了！”不仅自己作学问，更热心于为他人“作嫁衣裳”。为此，眉叔和我高兴地为他撰著早日问世，承担了特邀编辑工作。

以上是仅就所知所见略作介绍，旨在提供一点书外的信息，以期有助于读者对这部著作及其成因的了解。当然，这是极为狭窄、片面、浅陋以至会有某些错误的，因为是题外话，也就谨希作者和读者们鉴谅了。

于植元

1987.7.大连

目 录

上编：评论与考述

自叙

序	朱眉叔 于植元
---------	---------

明末清初小说在小说史上的地位

(一) 小说三大主流	(1)
------------------	-----

(二) 两种创作力量	(14)
------------------	------

(三) 四个历史时期	(23)
------------------	------

明末清初小说概貌	(41)
----------------	------

才子佳人小说初探

(一) 烟粉新话	(55)
----------------	------

(二) 才子佳人小说的源流	(60)
---------------------	------

(三) 曹雪芹对才子佳人小说的批评	(65)
-------------------------	------

(四) 才子佳人小说的三个组成部分	(74)
-------------------------	------

(五) 才子佳人小说的局限性	(79)
----------------------	------

(六) 才子佳人小说的演变	(81)
---------------------	------

天花藏主人及其小说	(85)
-----------------	------

烟水散人及其小说	(99)
----------------	------

论续书	(116)
-----------	-------

稗论三题

(一) “最明白者乃小说之正宗”	(124)
------------------------	-------

(二) “有补于世，无害于时”	(130)
-----------------------	-------

(三) “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	(135)
-----------------------	-------

编餘缀遗

(一) 《玉娇梨》的版本	(139)
--------------------	-------

(二) 《铁花仙史》不是明代作品	(143)
------------------------	-------

(三) 《醒风流》既非明末亦非乾嘉间作品	(144)
(四) 五色石主人不是徐述夔	(147)
(五) 《吴江雪》著作年代考	(154)
(六) 官职和服饰不是鉴别的可靠依据	(158)
(七) 编次与本衙何意	(159)
(八) 十才子书小议	(161)
(九) “留人眼”之谜	(163)
(十) 《情史》似非冯梦龙编述	(165)
小说史的研究和小说的民族传统	(166)

下编：百种小说书录

才子佳人小说书录

吴江雪	(179)
孤山再梦	(182)
宛如约 如意缘 银如意	(184)
章台柳	(190)
春柳莺	(192)
凤凰池	(194)
飞花艳想 梦花想 鸳鸯影 幻中春	(198)
铁花仙史	(203)
巧联珠	(208)
醒风流	(214)
归莲梦	(218)
合锦回文	(227)
引凤箫	(230)
锦香亭 睢阳忠义录 第一美女传 绫帕记	(231)
驻春园	(234)
英云梦	(239)

天花藏主人诸书录

玉娇梨 双美奇缘	(242)
----------------	-------

平山冷燕	(244)
两交婚 双飞凤	(248)
画图缘	(252)
金云翘 双奇梦 双欢合	(255)
飞花咏 玉双鱼	(261)
赛红丝	(263)
麟儿报 葛仙翁全传	(267)
定情人	(271)
玉支玠 双英记 方正合传	(275)
幻中真	(278)
人间乐	(284)
梁武帝演义	(286)
济颠大师醉菩提	(288)
后水浒传	(290)
烟水散人诸书录	
后七国乐田演义	(302)
女才子书 美人书 闺秀佳话 情史续传	(308)
珍珠船	(321)
合浦珠	(327)
赛花铃	(330)
鸳鸯配 鸳鸯媒 玉鸳鸯	(335)
桃花影	(337)
春灯闹 灯月缘	(339)
世情小说书录	
续金瓶梅 隔帘花影 金屋梦	(344)
情梦拆 三巧缘	(349)
醒名花	(353)
惊梦啼	(358)
生花梦	(360)

世无匹	(363)
炎凉岸	(369)
金兰筏	(371)
五凤吟	(376)
女开科 万斛泉	(378)
快士传	(383)
快心编	(387)
空空幻 鸚鵡喚	(393)
梧桐影	(397)
浪史 巧姻缘	(399)
白圭志	(401)
蜃楼志	(405)
林兰香	(409)
常言道	(416)
海游记	(419)

短篇中篇小说集书录

鼓掌绝尘	(422)
贪欢报 欢喜冤家 艳镜	(426)
幻影 三刻拍案惊奇	(434)
鸳鸯针 双剑雪 一枕奇	(439)
生绡剪	(445)
连城璧 无声戏	(457)
十二楼	(464)
云仙笑	(469)
五色石 遍地金	(473)
八洞天	(477)
都是幻	(481)
五更风	(487)
豆棚闲话	(493)
娱目醒心	(495)

明末清初小说在小说史上的地位

在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二十几部中国文学史和小说史的著作中，在一些散见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论著中，明末清初小说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似乎没有什么地位；人们对于这一历史阶段的小说作品和小说史，既感到陌生，又觉得似乎不值得研究。于是，史实被尘埋，中国小说史被割裂而中断。这一切正如中国大地曾被贴上“贫油国”的封条一样，明末清初小说也曾长期被视为小说原野里一块贫瘠的土地。然而，客观的事物不管被怎样地曲解，也不管是否承认它，它总是客观地存在着的；人们也只有不断地去认识它，才能了解它。这又正象经过实践终于探明在中国的大地上石油储量极其丰富一样，近年来对明末清初小说的研究表明，这一阶段恰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的历史时期。

那么，明末清初小说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究竟占据什么样的地位？为了探讨清初的小说——那些艺术质量并不高明的小说的 大量涌现，及其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影响和作用，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中国小说发展的源流。本文试图从中国小说史的分 期、古代小说的主要类型、小说创作史这三个方面，略作说明。

（一）小说三大主流

浩若烟海的中国小说，千姿百态，千溪万流。然而，如果分

门别类，千姿百态的中国小说，实有三个类属主体；溯本求源，这千溪万流的中国小说，汇成为三大主流。这就是：神话怪异小说、历史演义小说、人情世态小说。

这三个主体，构成了中国小说的基本类型；这三大主流，贯穿着中国小说发展史——三大主流，有时分流单行，有时并流汇合；各自独立而自成体系，又互为影响、混合杂糅，难解难分。一部中国小说发展史，说来说去，归根结蒂是由这三大主流的发生、发展、变化而形成的汹涌澎湃的长江大河。所以，研究三大主流的发生、发展、变化便基本上把握了中国小说发展的脉络。

一、神话怪异小说

首先要作一个题解：为什么名之为神话怪异小说？因为有人不赞成冠以神话二字，所以要作说明，

中国古代小说，没有明确、统一的分类称谓。如传奇，先用作小说的类称，又用作戏曲的类称，后来混称起来；如话本，又称平话。六朝志怪，志怪指作品内容而言，但后来则成为特定历史时期小说的总称，也有称某些笔记小说为志怪体者；唐宋传奇，泛指一种文体，却又与作品的内容和风格有着模模糊糊的联系；宋元话本，既是一种文体的代称，又是特定历史时期小说的总称。即使近人的著作，如《中国小说史略》也是时而以作品内容为类称，时而以文体而名之，甚至使用了与文体和内容都无关系的类似作家流派的类称，如“以小说见才者”。学者写书，以畅达为目的，不拘于类属名称，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小说分类的称谓，还是应该明确、统一起来——此事，谁也不能下道统一令，唯有通过讨论，自然形成。

通俗小说的分类，始于宋人，如《醉翁谈录》、《梦粱录》之类，原是指说话的类别，所以，虽有烟粉、灵怪、传